



【名家侧影】

## 章太炎：擅长治学不一定擅长治世

□薛原

美术馆展厅里迎面是大幅的挂在空中的人物画像“招贴”——透过薄膜能看到“招贴”后的观众背影——影影绰绰。看着“荡在空中”的这幅人物坐像，突然涌上一丝不真实的时空错乱的感觉，或说历史穿越。这幅人物坐像就是国画家吴宪生描绘的章太炎。虽然之前已经从相关的传记史书里“熟悉”了章太炎的相貌，但站在这幅国画“章太炎”前，我还是感叹再三。在这间展厅里还有几幅人物画像与这一幅相似，都是浙籍近现代人物，例如马一浮、林风眠等。而一幅《光复会先贤》则呈现了蔡元培、章太炎、秋瑾、陶成章等浙籍近代革命先行者的风貌。

这是前些日子在浙江美术馆看吴宪生艺术回顾展时的感受，尽管已经回来多日，依然印象深刻。再次拿起案头的几本关于章太炎和晚清变革的书，是重温，也是新读——对历史人物和大历史的阅读，有时候也是需要机缘和书缘的，当然还有如我这次的画像。

在关于章太炎的传记里，王锐的《革命儒生章太炎》深获我心。对于章太炎，流传的逸事太多，也许就是因为阅读关于章太炎的传说多了，反而对他有了一种遥远的模糊的印象。而这本《革命儒生章太炎》侧重的并非只是逸事传说，而是夹叙夹议用“说书”的方式呈现章太炎的人生与思想，在内容上侧重叙述与分析章太炎的思想与活动，当然还有他的学术。王锐说，他是“将章太炎定位为在近代变局下思考中国未来发展道路的革命者，以及一位立志阐扬中国传统价值的儒生。革命者与儒生这两种身份，在章太炎身上虽偶有张力，但总体而言是兼具且互补的。”

“革命者与儒生”两种身份在章太炎身上的呈现也成为这本《革命儒生章太炎》的底色或说本色。例如在该书《重估中国传统》一节里的章太炎的行为就是例证——1903年，因《苏报》案入狱的章太炎在监狱里写下这样一段话：“上天以国粹付余，自炳麟之初生，迄于今兹三十有六岁。凤鸟不至，河不出图，惟余亦不任宅其位，紧素王素臣之迹是践，岂直抱残守缺而已，又将官其财物，恢明而光大之！怀未得遂，累于仇国，惟金火相革坎？则犹有继述者……”用王锐在书里的描述，章太炎虽然已立志走革命之路，但依然没有减弱对中国传统学术的热爱。因为章太炎认为他的使命之一就是通过对新的阐释与研究，使中国传统重焕生命力。因此，1906年章太炎出狱到日本后，除了致力于宣传革命思想，还将很大一部分精力用于阐释中国传统。甚至可以说，在他那里，相较于一时间的政治成败，将中国传统的精华发扬光大，使人们在近代西学冲击下不忘本国文化根底，更是一件关乎国本的大事。

日本人官崎滔天描述了1906年东渡日本担任《民报》主编时章太炎的状况：“在江户川大拐弯附近有一座挂着黄兴题名‘平等居’的房子，这就是民报社——后来除首领

黄兴在这儿定居下来外，几个(或许是十几个)议论纷纷互相争论的青年之中，还可发现一个胖胖的举止老成、悠悠然隐士模样的人物，此人就是章炳麟。听说他的生活方式，每天除了思索和读书写作以外，余事一概不闻不问，似乎让人一看便觉得像是老子。”而另一位日本人内藤湖南则描述说：“章太炎大力鼓吹《左传》。此人是特别的人，在东京的留学生中非常有人望、有势力。他执笔的《民报》杂志在中国留学生中大受欢迎……”汪东在《同盟会和〈民报〉片断回忆》里说，章太炎出任《民报》主编后，“其文虽非尽人能解，但大家觉得学问这样高深的人也讲革命，再配合着他在东京讲学，收了不少影响很大的门生。”

章太炎虽然绰号是“章疯子”，但他在东京开坛讲学的门人弟子，许多都是现代史上留下大名的人。例如1908年章太炎又在东京讲学，许寿裳回忆说，当时他们一起前往受业的有周氏兄弟、钱玄同、朱希祖等等，每星期日清晨，“在一间陋室之内，师生席地而坐，环一小几。”章太炎讲《说文解字注》《尔雅义疏》等。在许寿裳眼里，章太炎精力过人，逐字讲解，滔滔不绝。而周作人晚年回忆说：“太炎对于阔人要发脾气，可是对青年学生却是很好，随便谈笑，同家人朋友一般。夏天盘膝坐在席上，光着膀子，只穿一件长背心，留着一点泥鳅胡须，笑嘻嘻地讲书，庄谐杂出，看去好像是一尊庙里的哈喇菩萨。中国文字中本来有些朴素的说法，太炎也便笑嘻嘻地加以申明。”

王锐评价说：“不可否认，章太炎虽然学识丰富，思想活跃，但却长于思而短于行，不善于在错综复杂的革命形势下做出理智而冷静的判断。就连陶成章也觉得‘章君太炎，其人并非无才之人，不过仅能画策，不能实行……’说到底，擅长治学的人不一定擅长治世，有革命思想的人不一定擅长从事革命工作。”这也让章太炎在革命阵营里常常陷入或与人争执、或进退尴尬的处境。晚年的章太炎又开始讲学，1935年9月在苏州成立章氏国学讲学会，同时还创办杂志，宣传自己的学术主张。虽然章太炎弘扬的是中国传统学术，但在马一浮、熊十力等以“醇儒”自命的人看来，章太炎却绝非他们的同路人。

1936年6月14日，章太炎病逝，终年69岁。稍后，钱玄同、许寿裳、朱希祖、马裕藻、沈兼士等章太炎在北平的弟子准备举办悼念活动。在章太炎去世之前，钱玄同就曾给老师写信，建议在南北各大报纸上刊载一个通告，让各地的章门弟子在表格上填写姓名、籍贯、年岁、何年在何地成为章门弟子，现在通信处及现在供职等等，填写完成后刊行《章门弟子录》一册。此举便于通讯，也方便各地章门弟子互相知道“某某为同门”。对此，鲁迅嗤之以鼻，不屑与之为伍。章太炎去世后，鲁迅听闻钱玄同他们在北平举行悼念活动，他在给许寿裳的信里说：“旧日同学，多已崇贵，而我为流人，音问久绝，殊不欲因此溷诸公之意耳。”不过当时虽已重疾在身的鲁迅还是写了一篇文章，这便是流传至今的名文《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》。

□王昭溪

【书里书外】

## 玉园背后的心灵史

玉园是一处院落，《花开玉园》是因玉园而创作的一部散文集。

我与养玉是40多年的文友，又同在文化部门工作多年，相互知根知底。他有才华，悟性好，文学创作起步很高，一出手即引起国内文学界的注意。我比他年长几岁，从没有喊过他老师。从内心讲，我也有一点自知之明，我知道他应该是我老师的。

养玉的文学创作，第一个高潮在1980年前后，当时他还在大学里读书。参加工作后因工作等多方面的原因，写作较少，甚至停止了文学创作。到了1990年前后，调到文化部门从事专业创作，迎来了他创作的第二个高潮。这个阶段的作品收在《江山恋情》和《梨花情思》两本书里。前者是散文集，内收两部中篇游记，后者是一部中篇小说和散文集，内收散文20篇，短篇小说19篇，计27万字。

后来他就进入了商界，经商规模也不大，一个中等的广告公司。这段时间虽然没写作，但也没少读书，阅历也丰富了，接触了社会上形形色色的人和事，尝到了一些人生的酸甜苦辣。他变深沉了，甚至深刻了。他似乎看清楚了，那个世俗的滚滚红尘也是一个深不见底的茫茫大海，他并不想真的陷进去。这时他又退回来了，还是想过一种宁静、优雅、干净的生活。于是就有了这所玉园。

按说，创建园林也是专门的学问，是有一定之规的。但养玉不管那个，他以文学的情怀，用情感的表达来创造园子。他常常怀旧、寻根，时时回望来时路。生于斯长于斯的故乡总是难以割舍。他把故乡搬到了自己创造的园子里来，他就能和故乡的山、石、人、物朝夕相处了。但物是人非，时过境迁，那是无论如何也做不到的。他只能象征性地把奶奶的捷布石、爷爷的酒坛子、上辈子留下的石磨石碾石碌碡石槽子、老家的大树、祖林里的残碑，甚至用南山上的石头在园中垒了一座小小的南山。这些东西在养玉看来，都饱含生命的温度，充满了浓浓的乡愁。还有他平时喜欢的花草树木，松、竹、梅、兰、桂、丁香、海棠、木瓜、槐、榆、石榴、楝子……还有狗、猫、兔等等。这是一个乡村的系列，这个园子便有了故乡的影子，有了故乡的魂。生活在其中，久离故乡的飘零感就没有了。坐在奶奶的捷布石上，坐在老家的石碾上仰望星空，仰望明月，感到就是故乡的星月。还有，他把喜欢的诗词文章，铭文篆印，书法石刻，都刻在院墙和屋墙上，遍地文章，满壁诗书。李白、杜甫、苏轼、鲁迅、郁达夫、萧红、朱复戡都在这个园子里复活了。还有书房里的那些书，都在那个园子里。自己徜徉其中，就是徜徉在历史里，时时与自己仰慕的诗人文豪相遇、相伴。坐在鲁迅小院里读书，饮茶，喝黄酒，仰望墙壁，阿Q生命中的不幸和悲哀，就都活在自己眼前，身心就像回到阿Q的故乡绍兴鲁镇……

总之，他创作了这样一个园子，也算创造了一个小小的世界，这个世界是属于他自己的。这个世界与院外面的世界是完全两样的。他如果关上大门，园内便自成一统。里面有自然，有历史，有文学，有乡愁……有一种浓得化不开的氛围，自己沉浸其中，或写作，或读书，或听雨，或仰望星空，或目送归鸿。这便是玉园主人追求的生活。

建园之初，并无完整的蓝图，他是用文学创作的方式来建造玉园的，不断修改、增减内容。经过二十几个春秋，玉园终于成了今天这个样子。但养玉仍意犹未尽，又创作了《花开玉园》。这本书因玉园而写，是对玉园的文学解释，是对玉园的诗意补充。光看园子不看书，对园子理解不透。光看书不看园子，对书理解不深刻。书中所写的内容，有些看似与园子无关，实则是园子背后的故事。千丝万缕总因情，没有一点是无关的。

《花开玉园》写的是真人真事，是回忆往事的抒情诗。写了故乡人的心灵史，写了部分文化人的心灵史。作者饱满的激情、华美的文字，完全是有感而发，不吐不快。作者完全凭着自己的艺术良心，其心灵在完全自由的状态下进行创作，《花开玉园》是一部自然天成之作。